

# 母亲节里思母亲

毛随乐

今年的母亲节，看到朋友圈别人发的陪伴母亲的照片，我的心中泛起阵阵酸楚，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因为今年正月，我的母亲患病离开了人世，我一下子成了没娘的孩子。又逢母亲节，母亲的音容笑貌、和我相处的时光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中愈发清晰起来。

母亲在世的时候，每到周末，一大清早母亲就会打来电话，“你几点回来？妈给你热了牛奶，还有鸡蛋和馍，你回来吃哦，开车慢一些，安安全全的哦！”于是我赶紧起床，去超市随意买些水果，急匆匆驾车赶回老家。

说实话，我爱回家又怕回家。爱回家，是因为看见母亲舒展满脸褶皱露出灿烂笑容后，自己会无端抛开烦心事变得无比轻松愉悦。怕回家，是因为母亲对儿爱之深责之切，常在耳畔絮絮叨叨指摘我的各种不是。

老家路不远，约十来分钟就到。

每次回家，远远的看见母亲站在大门口，我停好车走向母亲。果不其然，一见面母亲就絮叨，“又胡花钱乱买呢，妈啥都不缺。”我嘿嘿一笑，扶着母亲回到家里，坐在院子树下的小饭桌旁。母亲从厨房里端出牛奶鸡蛋馍菜，巴巴的看着叫我趁热赶快吃。尽管半碗洋芋黏糊糊的毫无美感寡淡少味，馍也在锅里捂得时间大了，被汽馏水打得半边软糊，我仍风卷残云般狼吞虎咽，装作吃得十分香甜。若是露出半点迟疑或扭扭捏捏吃相太雅，母亲会不安不开心的。我已经习惯这种节奏模式了，完了拍拍肚皮：还是娘做得好吃，今儿个才咥美咧。我知道，我吃得越欢畅娘才会越开心，笑咪咪的放心收拾碗筷。

饭后我点燃一支香烟腾云驾雾，这时母亲就急了，少吃点烟，百害无益的。我陪笑着说只抽一根，有助消化。母亲显然不信，“你看人家娃从外

头回来，哪一个不是白白胖胖红光满面的，再看看你啥罪受的，模样青黄二色的，哪像个在外工作的人，长期下去怎么得了。不敢再吃烟了，花钱买罪受，对身体不好，如果口干难受了，给嘴嚼块冰糖……”我是怕了母亲，只得唯唯而应。每次回家前，先在半路在车上过饱烟瘾，然后放心进门，力争一根烟不抽，就怕母亲絮叨。

聊天时，母亲时常拿出一些毛巾、茶杯、小脸盆等物件，说这个是在村委会大院听讲老年课时发的，那个是她围观外乡人推销产品时抓奖得来的。我夸说妈本事真大，一分钱没花挣下这么多的好东西，母亲开心的像小孩子一样，一件件摆弄展示“战利品”，临了非得让我从中选一件拿走。

现在每每回到老屋，院落灰尘满目萧然。房还是那个房，树还是那棵树，就是不见了我亲爱的母亲，让人不禁悲从心生。

## 面条里的母爱

金林

我自幼喜爱面食，把那长长的面条放进嘴巴里咀嚼，再咽到肚子里，那种醉人的麦香味始终在身体里荡漾，真的是回味无穷。

我读高中时，家里的日子是一年比一年好过了，常年粮仓满谷，再不缺粮食了。白馒头、白面条，可以放开肚皮吃。母亲会做各种各样的面条。我就算每天吃一样面，连吃两三个月，都不带重样的，天天吃面，依然乐此不疲。

高中学校不太远，我每天早上骑自行车上学，下午回家行至村口，老远就看见母亲站在家门口，望着村口我回家的方向，翘首期盼。看见我回来了，母亲慌忙去煮早已擀好的面条，几乎每天都是同样的面条。我总要美美地吃两大碗黏面才过瘾，天天如此，数年不变，我竟从未感到过厌烦。

那一年我参加高考，距离公费生

的分数线仅差一分。在那个三伏天里，我去学校查看高考成绩后，垂头丧气地回家。当时，身材瘦弱的母亲正背着喷雾器，给鸡舍喷药消毒。母亲热得满头大汗，上衣几乎被汗水浸透，努力挺起被沉重的喷雾器压弯的腰，问我考上了没有，我摇摇头。母亲一脸沮丧，我看出她的失望。母亲沉默了片刻，放下喷雾器说：“没事，不行就再复习一年。妈给你擀面。”至今想起母亲当时那失落的眼神，我就忍不住心里一阵酸楚，觉得很对不起她。

第二年，我发奋读书，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成为统招统分的公费生。母亲不想让我跟她一样，一辈子在土里刨食。得知我考上了大学的那一刻，母亲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难以掩饰心中的自豪与骄傲，

对我说：“我儿终于把事情弄成了。妈给你擀面。”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电视台当记者，有了一点经济能力，可以吃好一些的饭菜，不用顿顿吃面。我吃过山珍海味，也吃过饕餮盛宴，但最终还是厌烦了，总觉得不如端起大老碗，啜一碗面条舒坦。每次回老家看望父母，我总要吃一碗母亲做的手擀面。

我爱吃面的饮食习惯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经久不变，有时候去外地出差，两三天不吃面，便觉食之无味、人生无趣。人到中年，我虽然饭量明显不如从前，最怕晚饭吃多了，撑得难受，夜不能寐，但始终没有改变的，仍是对面食的喜爱，甚至是越发强烈。每当嘴馋想吃面时，我还是觉得天下美食，最香比不过家乡的面食，比不过母亲手擀的那一碗黏面。

## 母爱是一条河

周开学

父亲因病去世时，母亲刚刚38岁。那时候，摆在母亲面前的路有两条：要么改嫁，要么招一个上门郎。很明显，改嫁是母亲摆脱困境的捷径，但家里的老人、孩子怎么办呢？如果招一个上门郎，就得承担全家七口人生活的重担，并且要善待老人、孩子，这样的人上哪儿去找呢？母亲谢绝了亲戚、邻居的种种建议，把悲伤深埋在心底，带着全家老小开始了艰难的生活。

每天一大早，母亲起床煮好饭，喂好猪，安排我们吃过饭去上学后，又扛起锄头到生产队里挣工分；晚上，母亲还在油灯下干她似乎永远干不完活。

就在父亲去世的那一年，正读小学三年级的我破天荒地与人打了一架。起因是课间十分钟休息时，我在操场上不慎绊倒了他，他一爬起来就朝我脸上狠狠打了一拳，并骂我是一个没爹的野孩

子。我顿时怒不可遏，使出吃奶的力气与他拼命厮打，打得他鼻青脸肿，我自己也被他抓打得浑身是伤。

放学后，那个学生和他的母亲找上门来兴师问罪，母亲抓起我就是一顿打，并向对方连连赔不是。晚上，当母亲得知事情的起因后，一把将我搂在怀里，哽咽着对我说：“孩子，妈妈对不起你。你一定要争气，长大了有出息了，就不会受人欺负的。”我含着眼泪不住向母亲点头。

20年前的一天，母亲进城来看我。当她看到我萎靡不振、一脸颓废的样子时，大吃一惊，连声追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有气无力地告诉她，我失恋了。母亲说：“哎呀，叫我怎么说你呢。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明白的道理比我多。天下的女孩子多的是，和这个女孩子告白了，兴许还能找一个更好的呢。”说

着，母亲拿起梳子开始梳理我乱蓬蓬的头发。梳着梳着，我的头脑开始清醒了，心渐渐平静下来。

去年，我在单位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回到家时，我一脸沮丧。当时母亲正在河边洗衣服。母亲看见我后，问了我的缘由。我告诉了母亲自己所遭遇的黑色日子。母亲用她粗糙的手，把我的眼泪一滴滴擦干，然后，说着安慰我的话。

迎着母亲温暖的目光，望着她脚下静静流淌的小河，我的心里忽的一热。我明白了，原来母爱是一条明净的河，在生命的旅途中轻轻地、清清地、亲爱地向前流动着，滋润着孩子的心灵。沿着母亲慈爱的目光，我总能淌进母爱宽广的河流，去清洗自己疲惫的身心，升起心中洁白的风帆。

哦，母亲！

编者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今年的5月12日是母亲节。母亲节与其说是一个节日，不如说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可以对母亲表达爱意、表达感恩、表达追思之情的机会，也是弘扬中华孝道文化的有效载体。本版的稷园副刊特推出“母亲节专号”，刊发一组文章，作者流淌的文字间抒发了对母亲的深爱与怀念。谨祝天下母亲们，幸福安康，福寿绵长！

## 母亲

郭讲用

每个人的生日  
在我们的心底  
都应该涌动起缅怀与惦念的波澜  
因为我们生日的启端  
浸泡着母亲受难时  
无法承受的撕心呐喊

从出生的那天起  
殷红的血脉  
便将我们紧密相连  
不离不弃

骨骼与躯干  
畅游在母爱的心海里撒欢  
灵魂与肌体  
被妈妈用爱包裹在软绵绵的护栏里  
享受着童话般的浪漫

呀呀学语的欣喜  
跌跌撞撞的牵心  
磕磕碰碰的懊悔  
食味纳差的焦虑  
哭闹不安的心有余悸  
我们的每一步成长  
都把妈妈的心跳反复撕扯  
最终撕扯成跌宕起伏的曲线  
与我们相依相伴

从此  
妈妈温暖的怀抱  
是我们最舒适的依靠  
妈妈明亮的眼睛  
是我们最自豪的炫耀  
妈妈幸福的笑声  
是我们最欢乐的歌谣

妈妈用日夜熬红的双眼  
为我们撑起不惧不畏的风帆  
妈妈用青丝换白发的隐忍  
为我们垒起立地顶天自乾坤的空间  
妈妈用一年四季的辛劳  
为我们填平成长路上的沟沟坎坎  
而妈妈额头上的一道道皱纹  
谁也无法再去能够掩饰

村口的老槐树  
苍老的咧着大口  
啾着曾经的陈年旧事

而我们的妈妈  
斜阳下  
柴门旁  
一头白发  
颤颤巍巍

叫一声我的妈妈  
喊一声我的母亲  
岁月的沧桑  
终将每一位母亲压缩成刻骨的背影  
似晶莹的天山碧玉  
又像暮色中的霞光晚照  
妈妈，我最亲爱的妈妈  
响彻着人世间的一寸角落

